



☒禅宗文化☒予枯寂之美的影☒：一以五山禅僧的☒☒中心展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3-02-01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顧, 文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5897

论禅宗文化给予枯寂之美的影响

——以五山禅僧的诗为中心展开——

顾春芳 顾文

【摘要】中国的禅宗文化在其本土，虽说影响很大，但在佛道儒三教合流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占统治地位，也因此而不可能影响所有的生活艺术。而日本则不同，日本的五山文学是禅僧的文学，而它在日本中世纪的文坛上不仅享有盛誉，而且还给了日本的生活艺术极大的影响，而茶道中的“枯寂”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五山的禅僧将禅法与禅文化一起带到了日本，并将之融入于日本本土的文化中，同时又在生活艺术中体现这种禅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枯寂。本文主要通过五山文学的形成及中严圆月、雪村友梅、寂室元光、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禅僧的诗来看禅宗文化是如何渗入到五山文学中去的，又是如何将枯寂引向生活艺术的。

【关键词】 禅宗文化 枯寂之美 生活艺术 五山文学 禅僧的诗

在这一章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日本的禅宗是如何创建五山文学的。

五山文学的命名源自这些文学家都出自五山。在日本被叫做五山的有镰仓的五山和京都的五山两处。前者有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后者在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上再加上南禅寺。两者都系禅宗一脉。在日本，自遣唐使的制度被废弃之后，主要由五山的僧人担负起把宋·元·明的文化传到日本的重任。因而在五山文学中登场的自然都是禅宗的诗僧了。他们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一直抱着渴求禅法之心，历经千辛万苦去禅宗的发源地中国学习。而中国的高僧也为了弘扬佛法，历经千难万险，远渡重洋，来到了东瀛，将禅宗的佛法与优秀的中国文化传到了日本。几百年来，这种交流从未停止过。五山的诗僧中，有的在宋朝，有的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渡海去中国留学，他们与中国的禅僧和文人交往，接触当地的风物，其中有的人在中国居然住了有五十年之久。诗僧中自然也有从中国来的高僧，正是这些高僧将禅宗的佛法与禅文化一起带到了日本，并给了日本的生活艺术的发展以一定

的影响。

镰仓时代的统治者是新兴的武士阶层，这时佛教界又再一次同中国开始了频繁的往来，其中明庵荣西（1141-1215）（永治元年到建保3年）和道元（1200-1253）（正治2年到建长5年）的入宋，兰溪道隆（1213-1278）和无学祖元（1226-1286）的来日，不仅扩大了日本的禅宗的影响，而且门下还出了好多杰出的僧人，巩固了禅宗的地盘。

明庵荣西在1166年入宋，在天台山学临济宗的禅，1191年回朝。1199年受镰仓幕府的邀请，到镰仓做了寿福寺的住持。1202年，在京都建了建仁寺，并为复兴东大寺出了力。道元也在入比睿山之后，在建长寺拜荣西为师。1222年入宋，在天童山学曹洞宗的禅，1227年回朝，1243年做了永平寺的开山。另一方面，临济宗的兰溪道隆在1278年从宋来到日本，第二年入了镰仓的常乐寺。1253年，依北条时赖的请求，做了建长寺的开山。建长寺是日本最早的宋朝式的禅宗寺庙，在这以后一直受到镰仓幕府的保护，成了镰仓五山的第一位。道隆在这以后又上京都住在建仁寺，后来又回到建长寺，1278年圆寂。第二年，应幕府的邀请，无学祖元来日，入了建长寺。1282年，北条时宗重建了圆觉寺，无学祖元做了住持。

在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足利义满治政时的至德三年（1386），他将禅宗的寺院作为官寺，并建立了五山制度，并将禅宗的寺院分为五山·十刹·诸山三层来管理。而五山制度的确立巩固了禅僧的地位，也使隶属于五山禅寺的禅僧们创作诗文的热情高涨，促进了文坛的形成，而五山派的诗文就此一跃而成了五山文学也是由于这一契机。

而明庵荣西自宋朝归来后的另一重大意义是使禅院生活的内部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禅僧作诗。因为禅宗不同于密宗和净土宗等佛教，是不立文字的，所以不用学习佛经，就靠坐禅和内观来达到无我的境界，达到悟。由于受到宋元文学的影响，在禅僧中，有一部分人在坐禅之余，就用笔写诗或用画笔作水墨画来寄托自己的心境。五山文学中的临济宗诸派与曹洞宗宏智派的禅僧们的诗文随着时代的变迁，从宋元的禅学大师的语录集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诗文集，并称之为“外集”。而这一时期，外集可以说是空前繁荣。特别是进入了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立足于中国·日本的现实相，对自身的遭际抒发感受的诗文开始崭露头角，产生了中严圆月、雪村友梅、寂室元光等优秀的诗僧。

总之，禅宗在镰仓幕府与室町幕府的庇护下进入了最兴旺的时代，入元·明的僧人和从元朝·明朝来的僧人的人数一下子猛增。五山的僧人们坐着商船来往于江南和日本，经过交易，大量的经卷、书籍、中国绘画、瓷器、丝绸、各种器具等被运了过来。其中自然还有禅僧们从师僧那里得来的顶相赞、法语、偈颂之类的东西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茶叶了。

如果把这一时期作为五山文学的初始阶段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发展阶段了。而绝海

中津和义堂周信则是这一阶段禅僧的代表作家，他们已经开始下意识地把禅宗文化的内涵与生活艺术结合在一起思考。可以说他们不仅把五山文学发扬光大并使之登上了巅峰，而且还使五山的诗具有了“枯寂”的美感，这种美感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形成了日本文化中所特有的“枯寂”的美学。

二

在这一章里我们就五山诗僧中的杰出代表中严圆月、雪村友梅和寂室元光的诗来展开论述。

我们先来看一看寂室元光的诗。寂室元光(1290-1367)是一个以漂泊和隐遁著称的禅僧，他于三十一岁入元朝，在天目山参拜了中峰明本(幻住老人)。天目山的禅宗体制是极其严格的，寂室元光在山中潜心修禅，成了一个独立孤高的得道高僧。他学成禅法后回到日本，一直是到处漂泊，定无所居。直至七十二岁时，因却不过近江守护佐佐木氏赖的盛情相邀，作了永源寺的第一代住持。有《寂室和尚语》传世。

我们先来看一首题为《书金藏山壁》的诗：

风搅飞泉送冷声，前峰月上竹窗明。

老来殊觉山中好，死在岩根骨也清。¹

诗中的金藏山壁乃是现属日本兵库县北东的但东町附近山中的金藏寺，这是临济宗妙心寺派的寺院。寂室很喜爱这里周围的环境，曾在此寺住了一年多。这首诗是他离开金藏寺时所题的两首诗中的一首。

我们从诗中可以看到寂室对美的认识，松风明月、竹林清泉是他的最爱，山中才是最好的居所。如果能死在岩石的下面，那将是何其有幸，因为死后的骨头也能变得清纯。可以说这首诗里表现了寂室对“清”的世界的向往，而其中的“清”也可以说是枯寂的一支。

再看一首题为《寄灵叟和尚》的诗：

五更起坐听松风，算故人来半作空。

不识何时埋臭骨，烦兄闲梦入荒丛。²

诗中的灵叟和尚是镰仓长胜寺的第二代住持，他圆寂时的《入塔文》系寂室所撰。这首诗的诗意直白，然却是画出了一种萧瑟凄冷的景象。诗人五更就起床了，因为老人往往早起，他什么也不做，而是坐着听松涛的呼啸。屈指算来，故人已有一半离开了尘世。也不知何时自己的这把臭骨也要埋在地下了，这时还要劳驾兄长闲来来这荒草丛中托梦给我。

我们再来看寂室的一首《自赞-日进禅人请-》诗：

退而忘进，默尔泯玄。寥寥终日，孤榻恹然。

生平誓不游人世，只在白云峰下眠。³

这首诗是弟子日进拿着一张师傅的肖像画来请师傅题词。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坚持，取其弟子名字“日进”之反义，以告诉世人自己隐遁的决心。在诗中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终日在修身养性，他已经习惯了那种寂寥，白云峰下便是他的天地。这便是寂室内心深处的写照。

下面我们来看中岩圆月（佛种慧济禅师）（1300-1375）的诗。中岩是在1324年（正中元年）渡海去元朝的。在中国，他拜谒了天宁的灵石芝、古林清茂、济川楫、雪严钦诸长老。并于天历元年登上了百丈山，参拜了东阳德辉和尚，在那里和尚授予他真诀。在元朝的至顺3年即1332年（正庆元年）回到了日本的博多。有《东海一泓集》传世。在这里我们举中岩圆月的两首与朋友酬答的诗为例。一首是《和答别源·二首》中的其二：

窗间吐月夜沉沉，壁角光生藤一寻。

穷达与时俱有命，行藏于世总无心。

梦中谁谓彼非此，觉后方知古不今。

自笑未能除僻病，逸然乘兴发高吟。⁴

诗题中的别源即是别源圆旨，别源圆旨（1294-1364）也是五山文学中的杰出诗僧之一。诗的首二句是写诗人所见的屋中之景，沉沉深夜，月光透过窗间照在了屋角的一根藤杖上，用久了的藤杖被磨得发亮，在月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而第三句则笔锋一转开始抒怀，诗人认为仕途的穷达及机会都是命中注定的，出仕也罢，隐退也罢，都不必挂在心上。梦中谁还在说彼非此，醒来后才觉得这一切都是那样的可笑。最后两句则既是自嘲，又是为自己能够觉悟而感到高兴。

另一首是《和酬东白·二首》中的其一：

坡上青青松树间，浩然之气傲齐桓。

好诗应是穷中得，玄义方宜静处看。

脱粟乏储心自足，寒床早起梦常残。

志高不肯尝姜杏，蒙养功成最可欢。⁵

诗题中的东白是东白圆曙，他是镰仓人。入元朝后拜古林清茂为师，回国后与中岩圆月和别源圆旨交厚，经常诗词酬唱，乐此不疲。我们可以看到，中岩圆月是以盖过春秋战国时代的霸主齐桓公的气势开首，来赞对方的诗作。而后的“好诗应是穷中得”则源自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而第四句“玄义方宜静处看”可以说是对得非常工整，这也许是禅僧修禅时的境界吧。玄妙高深的禅义只有在静静的修炼中才能领悟。第五句“脱粟乏储心自足”

和第七句“志高不肯尝姜杏”则体现了禅僧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无所求。而第八句“蒙养功成最可欢”则取自《周易》「蒙卦」章里的“以蒙养正，成圣功也”之意，强调了对精神修为的重视。

中岩圆月在中国的时间很长，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深，在他的诗作中也有当时中国诗人经常吟唱的怀古和寄怀之作。他有一首《金陵怀古》的诗：

人物频迁地未磨，六朝咸破有山河。
金华旧址商渔宅，玉树残声樵牧歌。
列壑云连常带雨，大江风定尚生波。
当年佳丽今何在，远客苍茫感慨多。⁶

金陵乃是六朝古都，不少文人墨客都留下了诗句。中岩圆月也和他们一样，发出了似曾相似的感慨。

中岩圆月还有一首《题雪寄怀》的诗：

蟹步先闻窗外竹，梦敲寒枕响疎疎。
红难宿处知灰死，白易生时觉室虚。
群玉府开通远近，假银城卖莫乘除。
高楼厌厌谁知冷，肯管寒江独钓渔。⁷

在这首诗里面有对雪的描写，首二句是先是写在梦中听到螃蟹在沙滩上爬的沙沙声，醒来后才知道是雪落在竹叶上的声音。阵阵寒气袭来，连枕头也冻得硬梆梆的。第三句“红难宿处知灰死”出自杜甫的“冥心若死灰”句之意，一语双关，既写身体的冷的感觉，又写出了当时的心境。而后面那句“白易生时觉室虚”则取《庄子》「人间世篇」中的“虚室生白”之意。在这里既是写白雪，也暗喻自己那空虚的心里又开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可谓寓意深远。而紧接着的“群玉府开通远近，假银城卖莫乘除”这两句诗，又转到了雪景的描写上，铺满了白玉的府邸向四方延伸，一直通往远处，到处是一片洁白，就像一座银子堆成的城池。最后两句则是抒怀，结句“肯管寒江独钓渔”取自柳宗元的诗《江雪》中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句。而“高楼厌厌谁知冷”则取自《诗经》「湛露」里的“厌厌夜饮”句。从中可见中岩圆月对中国文学的造诣是非常之深，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虚室生白”见于《庄子》中的孔子和弟子颜回的一段对话中，以下引这段对话：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阒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⁸

在这段对话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对景物的描写，可以说都是一些哲学方面的问题，是对人生的思考，而中岩则用“虚室生白”来写雪景，可见他的人生观因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和修禅而达到了与常人所不一样的境界。

在谈到入元的禅僧时，我们不能不提到雪村友梅(1290-1346)。雪村友梅在十八岁时就去了元朝，在长安，这位聪敏俊秀、文才出众的异国青年，深受文人们的欢迎。他们诗词酬唱，互相切磋，雪村友梅真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可是好景不长，雪村友梅被卷入到了一场政治事件中，先是入狱，获释后又在长安被软禁了三年，接着就被流放到了四川。当时的四川还是蛮荒之地，生活条件是非常之艰苦，雪村友梅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和颓废，放弃来中国时求学的初衷，他还是那样地刻苦好学，一直等到大赦才回到了长安。这次是迎接他回长安的翠微寺做住持的，元皇朝还赐予了他禅师的封号。他在四十岁时才回到了日本，当上了京都的建仁寺的住持，并在那里圆寂。有《岷峨集》传世。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又历经了磨难的日本禅僧，流传下来的诗作中有很多是他被放逐在四川时作的。在这里我们举几首为例，来看他的诗风。

先看一首序为《八月十四日夕·口占寄鉴堂》的诗：

半岁冷交情若水，折铛聊共煮新葵。
绝怜笔底无尘滓，不道胸中有叮蛙。
寂寂岩房同夜月，看看烟艇别山溪。
应知巴峡啼猿晓，梦在龙泓竹庵西。⁹

这是一首即兴诗，鉴堂是和尚的名字，只是不知何许来历。首句“半岁冷交情若水”乃取自《庄子·山木篇》中的“君子之交淡若水”，而“折铛聊共煮新葵”则是说大家一起吃用破锅煮的野菜，其乐也融融。而从“绝怜笔底无尘滓，不道胸中有叮蛙”这两句诗里可以知道这时诗人心中想的还是如何写诗。而后面的“寂寂岩房同夜月”是说鉴堂和尚在寂静的岩房里与自己看到的是一样的夜月，这是作者在写自己的想像。后一句则笔锋一转，又写眼前之景了，诗人看到在暮色的烟霭里，一只小船已经离开了山溪。最后两句则是虽有断肠人在天涯的愁绪，

然而却并没有因此而伤心，因为还有在龙泓竹崦西的梦。

再看一首序为《十九·至重庆·舟中苦热》的诗：

嘉州七月愁伏雨，渝州八月困残暑。

山川何处异乾坤，造物戏人遽如许。

炎凉态度何足云，江上风波尝险阻。

长啸推篷玉宇浮，眼明白鸟横烟浦。¹⁰

诗前序中的“十九”是八月十九日，诗人到了重庆，可船中闷热难挨。诗的首二句是写天气的，后面的四句则是作者发出的对世态炎凉、造物弄人的感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自己所遭到的不幸并不在乎，“何足云”三个字道出了作者的心声，也让读者们看到了作者那宽广的胸怀。生在天地间，又何必在意世人的“炎凉态度”，又何惧那江中的惊涛骇浪与那险阻的丛山峻岭。而后的“长啸推篷玉宇浮”则更是诗人不甘于沉沦的呐喊，至于结句“眼明白鸟横烟浦”则是作者当时所见的江上之景，没有悲苦之声，有的只是一片晴朗的情色，和作者对未来的信心。这就是作者在经历了苦热的煎熬之后的所发之声。

从上面所举的中严圆月、寂室元光、雪村友梅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禅僧所受的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而且由于他们都系禅宗一脉，因此所吸收的更多的是中国哲学方面的东西，他们所追求的是对天地宇宙，四季循环，万物生生不息的悟。又由于禅宗文化的注重修行，摒弃一切艳俗之物的特性，使之自然而然地蒙上了枯寂的色彩。因此在上述所举的这些诗中，诗人们在抒发自身的情怀和抱负时所描写的景色，也都是以枯寂为美。只是由于这些都是怀古、抒怀、答友人的诗，与生活艺术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展开五山的禅僧是如何将枯寂之美融入生活艺术的论述。

三

在这一章里，我们拟将对被称为五山文学双璧之一的绝海中津的诗作展开论述，来探索五山的禅僧是如何将枯寂之美融入生活艺术的。

在上一章里，我们谈到在中严圆月、寂室元光、雪村友梅的诗作中，已经可以看到禅宗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而且这些诗中大多都有描写景色的诗句，这些景色都没带有艳丽的色彩，可以说是来自禅宗文化中的枯寂的美学。只是由于这些诗的性质所限，所以其中的生活气息还不甚浓厚，因此还不能说是走进了生活艺术。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些禅僧没有将枯寂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诗作，事实上，中严圆月、寂室元光、雪村友梅这三位禅僧都曾经作

过这类诗。但我们知道在日本文化中将枯寂之美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就是千利休所创的茶道了，而在五山文学中自觉地将生活艺术中的茶与枯寂之美结合在一起的莫过于被称为五山文学双璧之一的绝海中津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绝海中津是如何在他的诗中将枯寂之美融入生活艺术的。

我们先来看看绝海中津的经历。

绝海中津(1336-1405)，是土佐人。入京后就在天龙寺服侍梦窗疏石，而在过寺院生活时他受到了梦窗的高足春屋妙葩的熏陶。春屋曾在镰仓的净智寺拜元朝来的僧人竺仙梵仙为师。而这位竺仙僧人在文学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以短小精悍，格调高雅的偈颂而闻名于世。而绝海则通过春屋得到了竺仙大师的真传，再加上他本身所具有的诗人的天赋，对诗的语言有着十分敏锐的感觉。在三十三岁那年1368年（应安元年），绝海渡海去明朝留学，拜谒中天竺寺的季潭宗泐并深得器重。绝海不仅遍访江南的名刹古寺拜见有名的得道高僧向他们讨教佛法，还乐于与各地的文人居士们诗词酬答。他的诗风温柔敦厚，没有丝毫的造作。在追求学问上绝海对自己是非常之严格，在与中国的文人雅士结交时并不因为自己来自异国而要求有所优待，而中国的文人们也没有将他当作异国之僧来特别对待，只是把他当作一个高雅渊博的诗人加以礼遇。

绝海的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的诗迹，在明朝可以说是诗名远播。由于绝海还经常去当时的京城南京，所以其名天子也有所耳闻，洪武九年(1376)太祖皇帝召见了他在英武楼，绝海应制作了一首熊野三山的诗，题名《应制赋三山》：

熊野峰前徐福寺，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¹¹

当时洪武帝朱元璋海赐和一首：

《御制赐和》大明太祖高皇帝

熊野风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¹²

从上面所引之诗我们可以看到，绝海的诗只不过是一首很直白也很一般的应制诗，但从被洪武帝的召见这件事中，可以想见绝海在当时的诗名之高。

绝海于此年回日本，受到足利义满与其子义持的眷顾，从京都的等持院升到相国寺六世住持。绝海把明代纯文学的诗风及禅林四六文的作法带到了日本并将之广为传播。他在建仁寺广招弟子，传授学业。在他圆寂后，他的弟子昙仲道芳、太白真玄、惟肖得岩、江西龙派、西胤俊承、仲方圆伊等人一直活跃在应永至永亨期的文坛上。

这位将五山文学发扬光大的禅僧留有诗文集《蕉坚蒿》，一说其名取《维摩经》“方便品”中的“是身如芭蕉”句之义。一说是取《维摩经》“观众生品”中的“如芭蕉之坚”句之义。表现了作者在编撰《蕉坚蒿》时对自己所作诗文的筛选是非常严格的，而剔除的作品的数量之多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而在这些仅存的诗中却有好多首都写到了生活中的茶，使我们可以看到绝海是如何把禅宗文化中的枯寂之美与茶结合在一起的。

下面我们就绝海中津的诗文集《蕉坚蒿》中有关茶的诗来展开论述。为了便于论述，下面所举之例按照在《蕉坚蒿》中的先后顺序并加以编次。

我们先来看第一首题名为《题野古岛僧房壁》的诗：

绝岛一螺翠，扁舟数夜维。
偶来幽隐地，似与老僧期。
脱衲挂松树，煎茶烧竹枝。
重游定何日，临别怅题诗。¹³

这里的野古岛是日本南面博多湾的一个小岛，又被叫做残岛，自古以来就是出港船只的停泊处。诗人来到这儿，似乎是与一老僧有约在此相会。诗的开首是描写野古岛的，一说是岛的形状就像妇人的螺形发髻一样，然而却是暗绿色的，但也可以认为是描写岛上的山峦。一些扁舟就停泊在港湾，偶然来到这幽隐之地，等待相约在此见面的老僧。在这寂静的松林里面，将僧袍脱下挂在松树上，然后烧着竹枝煎茶。而告别时不知何时才能到此重游，自有一种惆怅，于是在野古岛的僧房壁上题诗，来抒发自己当时的感受。

我们可以看到茶是诗人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会友时烧着竹枝煎茶，而相见之地乃是幽隐之地，可见枯寂已经进入了诗人的心中。诗中所出现的颜色也只限于“翠”。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首序为“南山新居，故人持笋茗见赠，遂留之宿”的诗：

绿树排檐午影低，北山故旧问新栖。
林泉养拙交无道，笋茗多情愧所携。
虚阁空廊云冉冉，疏烟小雨晚凄凄。
对床话尽十年事，迢递乡关梦欲迷。¹⁴

在这首诗里，并没有具体的煎茶和喝茶的描写，只是写了在南山新居里，故人拿着竹笋和茶来相赠。但我们一边读诗一边可以想像：南山的新屋在一片绿荫下，北山的故人到新居来访。可是山林与清泉已经把我养得笨拙了，连与朋友的交往之道都不会了。因此不免为自己的不善待客而觉愧对笋茗中所包含的深重情义。而后两句则是描写景色，白云朵朵环绕着虚阁空廊，小雨蒙蒙好似疏烟，使那一晚显得好生凄凉。而最后两句则是写两人床挨着床整晚都在叙旧，在

想着久别的故乡。

我们可以看到在诗中，所有出现的景物都带有枯寂的色彩。屋檐前成排的绿树，还有它们的影子。寂寞的山林和小泉，还有那虚阁空廊四周的那缥缈的白云和那朦胧的烟雨。哪一样都有一种凄离之美，把最后的“对床话尽十年事，迢递乡关梦欲迷”推到了至高的境界。

从上面的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禅僧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和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松树林里等候老友时茶也是不可缺少的，为了煎茶，将僧袍脱下捡竹枝，然后烧竹枝煎茶。而在禅僧之间，茶也是礼尚往来的赠答礼品，而且是一份情意厚重的礼品。而围绕在茶的周围的却是充满了枯寂之美景与物，这使茶也在禅僧们的心中一开始就具有了枯寂的美感。

我们再来看第三首《山居十五首·次禅月韵》诗之十一：

黄精紫术绕春畦，爱此葛洪丹井西。

传法未能同粲可，垂名何肯羨夷齐。

寒山寂寂茶人少，修竹冥冥谢豹啼。

有客纵令若陶令，相携一笑懒过溪。¹⁵

这首诗中的黄精和紫术都是壮阳健身的中草药，而春畦的四周都长满了这些草药，诗人深爱此处，因为这里是晋代葛洪的炼丹井之西。葛洪是道士，著有《抱朴子》一书，内容多为成仙得道。而“粲可”则是指继承了达摩祖师佛法的慧可和他的弟子僧粲。“夷齐”则是伯夷和叔齐，二人为殷之孤竹君之子，周灭殷后，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中。而茶人可以理解为采野生茶叶之人，唐末的陆龟蒙有题为《茶人》的诗。“修竹冥冥谢豹啼”句中的“谢豹”是杜鹃的别名。“有客纵令若陶令，相携一笑懒过溪”句则是引用了“虎溪三笑”的故事。此处的“陶令”是指陶渊明，说的是陶渊明和陆修静去拜访住在庐山的慧远，慧远在送他们时，不知不觉地过了平时从未渡过的虎溪，而正在此时传来附近老虎的吼声，三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而这里则是反其意而用之。而诗中的“寒山寂寂茶人少”句，似乎另有一层意思，寂静的寒山，何以只写茶人少了呢？那是因为修禅与品茗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禅僧和茶人也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从而也引出了结尾的“有客纵令若陶令，相携一笑懒过溪”，表明了自己深爱这寂静的寒山和幽幽的竹林而不愿离去的心情。

这首诗中有着好多中国文学的典故，可见绝海对中国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可是在这些典故的背面，却有着好多作者的人生抱负。作者的心境是复杂的，他既羡慕得道成仙的葛洪，又对自己身负的道传使命念念不忘，可见作者的责任感很强。然而作者所爱的是绕满春畦的黄精紫术和那寂寂的寒山，还有那冥冥的修竹。诗中并没有具体描写饮茶的场面，然而诗人与茶人在寂

静的寒山里,在那茂密的修竹下煮茗品饮的画面却已跃然纸上。而这一切又都有着枯寂的背景。

再看第四首《古河杂言五首》之四:

懒拙惭吾成性癖,休居幸免△时疑。
薰炉茗碗招人共,蒲荐松床留客迟。
工部惟应怜北岫,赞公甘欲老西枝。
溪山未尽登临兴,江海谁同汗漫期。¹⁶

这里的“工部惟应怜北岫”说的是曾做过工部侍郎的杜甫登上北山的欣喜之情,源于杜甫的《秋野五首》中的“吾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秋风吹几杖,不厌北山薇”句。“赞公甘欲老西枝”是杜甫的《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中的《寄赞上人》诗,其中有:

近闻西枝西,有谷杉黍稠。
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
……
柴荆具茶茗,迳路通林丘。
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¹⁷

“工部惟应怜北岫,赞公甘欲老西枝”句中所表现的是绝海非常欣赏杜甫在诗中的生活态度。在柴荆煎茶品茗,又沿着小迳去林丘散步,自由自在,不受拘束。而最后的“溪山未尽登临兴,江海谁同汗漫期”两句则是绝海发自内心的感慨,登临之兴犹未尽,可又有谁来与我一起在这宽广无垠的天地江海之中悠游同乐呢?杜甫能与赞公成二老,“来往亦风流”,而我呢?

这首诗的前半也可以说是绝海为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所绘。懒散及不善应酬已经成癖,虽然这是自谦,但也表明了不愿入流俗之真心。引退下来隐居在此避开了所有的世俗纷争。“薰炉茗碗”是为了与友人共享的,友人来访时,在薰炉里燃香,在茶碗里注入茗茶,让友人留宿,睡在铺着蒲草的松床上。

这首诗里的一部分景物描写是作者通过“工部惟应怜北岫,赞公甘欲老西枝”这两句诗,借用了杜甫诗中的描写来展现的。作者觉得就是自己在柴荆煎茶品茗,然后去那山林的小径漫步,信步走去,无拘无束,好不自在。杜甫诗中那暖和的太阳,那柴荆、林丘、小径所具有的也只是一种平和之美,是枯寂的一种表现。而最后的“溪山未尽登临兴,江海谁同汗漫期”中的“溪山”是写作者所登临之处,也可以说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感慨,绝海的抱负所在不止于“溪山”,而在江海。而诗中的“薰炉茗碗”与“蒲荐松床”则是禅僧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说禅僧的生活本身就具有枯寂的美感。薰炉里燃着香,在袅绕的香烟里,主人煮茗烹茶,招待远客。

然后一起睡在散发着松香味的松床上。

再看第五首题名《次韵壶隐亭》的诗：

诸生多是口谈天，壶隐高人爱说禅。

竹径邀僧鸣履出，林亭遣客枕书眠。

花吹红雪香浮座，茗起霏云春动毡。

还似退藏机未密，已观文彩映时贤。¹⁸

题名《次韵壶隐亭》是因为义堂周信的《空华集》里也有题壶隐亭的诗。这首诗中的壶隐高人是指仙人壶公。而“口谈天”则出典后汉的邹衍因口出狂言而有“谈天口”的别号。从“壶隐高人爱说禅”引出了一幅禅僧在山林之中的生活画卷，禅僧们有的在竹林中的小径漫步，有的在林亭中枕着书打瞌睡。花瓣犹如红色的雪花在风中飞舞，那香气向四周飘散满座皆是。茶烟冉冉犹如祥云瑞气，似乎在说引退的时机还未到来。

这首诗中所写的禅僧生活也自有一种枯寂的韵味，在竹林中小径漫步的禅僧是那样地悠闲自得，看书乏了就在林子里的亭中枕着书打个盹。在禅僧们看来，飞落的花瓣就像那在风中飞舞的雪花，而那袅绕的茶烟就像飘忽的云彩。也就是说，世间的一切都会变化，人生就是那样地无常，这就是枯寂的真谛。

再看第六首题名《读杜牧集》的诗：

赤壁英雄遗折戟，阿房宫殿后人悲。

风流独爱樊川子，禅榻茶烟吹鬓丝。¹⁹

这首诗是绝海读了《杜牧集》后的有感而发。首句出自杜牧《赤壁》诗中的“折戟沈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第二句则是出自杜牧的《阿房宫赋》。第三句则表明自己爱杜牧的风流倜傥。“樊川”乃杜牧之号。末句“禅榻茶烟吹鬓丝”出自杜牧《题禅院》中“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之句²⁰。其中的禅榻茶烟也自有一丝枯寂的情思。

我们再来看第七首题名为《次明绝侍者雪中韵》的诗：

积雪山中昼掩扉，霏茶烟起湿林霏。

为怜云外松巢鹤，清唳时时刷缟衣。²¹

题名中的明绝侍者的传不详。这首诗是描写在积雪的山中尽管是白天柴扉也掩着，煮茗的茶烟冉冉升起打破了树林里的雾气。可怜云外松巢里的鹤，它在一面鸣叫一面用嘴梳理着它那洁白的羽毛。诗中那山中的积雪，还有那冉冉在林中升起的茶烟，都是枯寂之美的表现。

上面所举的第四、五、六、七首诗，后三首都有茶烟的描写，在诗中没有具体地描写品茗的情景，然而我们却可以想像在飘渺的茶烟下，禅僧们煮茗的情形，也可以想像他们一边品茗

一边悟道的情形。而第四首则是写了“薰炉茗碗”等茶具和香炉,但这些用具是“招人共”的,也就是用来与客人一起品茗闻香的,虽说只见器具,然而主人煮茗焚香待客之场面已跃然纸上。因此可以说这些诗都在某种程度上描写了禅僧的日常生活,而诗中所具有的枯寂之美就自然而然地与之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枯寂之美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融入到了生活艺术里面。

在五山的禅僧中,除了绝海中津之外,其他禅僧也留下将枯寂与生活艺术联系在一起的诗作。如寂室元光就有一首题名为《忆友人》的诗:

山院春深客不来,空庭花落没苍苔。
欲留流景怕无策,犹等佳人念未灰。
身老尤宜居世外,云闲只合卧岩隈。
午眠一觉茶三碗,望断千峰推闥开。²²

这首诗中所写的是,春已深深,可寂静的山院却没有客人来访,空空的庭院,落花已盖没了苍苔。这是一个孤独的禅僧的生活,他所喜爱的就是这种“午眠一觉茶三碗,望断千峰推闥开”的世外生活。在孤独的禅僧看来,枯寂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也是世上最美的情趣。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绝海中津及其他的禅僧,已经在他们的诗中,将枯寂之美融入到了生活艺术里的茶之中。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五山文学中的代表作家中严圆月、雪村友梅、寂室元光、绝海中津,他们不仅将禅宗文化带到日本,而且还用禅宗文化的精神写下了好多流传千古的诗篇。这些曾在中国禅宗的名山古刹里修行的留学僧,在他们的心里已经将禅宗文化中的枯寂视为美,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枯寂的情思,枯寂的韵味是无所不在。而绝海中津在他的诗中写茶烟,写煮茗,写品茶,而诗中又充满了枯寂之美,两者就这样结合到了一起。而枯寂之美就是这样走进了生活艺术之中。

¹寂室元光《寂室和尚语》。(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48卷《五山文学集》中所收)岩波书店1990年7月。266页。

²寂室元光《寂室和尚语》。267页。

³寂室元光《寂室和尚语》。273页。

⁴中岩圆月《东海一泓集》。(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48卷《五山文学集》中所收)。岩波书店1990年7月。293页。

⁵中岩圆月《东海一泓集》。294页。

⁶中岩圆月《东海一泓集》。296-297页。

⁷中岩圆月《东海一泓集》。298页。

⁸《庄子》「人间世第四」。

见《庄子浅注》(曹楚基著、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第一版、2007年3月修订重排本)45-46页。

⁹雪村友梅《岷峨集》。(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48卷《五山文学集》中所收)。岩波书店1990年7月。252-253页。

¹⁰雪村友梅《岷峨集》。254页。

¹¹绝海中津《蕉坚蒿》。(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48卷《五山文学集》中所收)岩波书店1990年7月。140页。

¹²绝海中津《蕉坚蒿》。141页。

¹³绝海中津《蕉坚蒿》。30-31页。

¹⁴绝海中津《蕉坚蒿》。57-58页。

¹⁵绝海中津《蕉坚蒿》。69-70页。

¹⁶绝海中津《蕉坚蒿》。110-111页。

¹⁷上述所引杜甫的诗句均出于《全唐诗》中所收。

¹⁸绝海中津《蕉坚蒿》。116-117页。

¹⁹绝海中津《蕉坚蒿》。147页。

²⁰上述所引杜牧的诗句均出于《全唐诗》中所收。

²¹绝海中津《蕉坚蒿》。160页。

²²寂室元光《寂室和尚语》。270-271页。